

作品中質樸的情思，梅新詩作的一大特色——真情流露，自然而然的滋潤著讀者的心靈。

梅新詩作的另外一個特色是形式的簡約，他不玩弄技巧，不故意拖拉語字，玩些海闊天空的遊戲，而是平實敞朗，鄭愁予在序文中說：「在這個選集中，讀者品賞梅新有點薄荷味兒的、爽口的詩句的時候，應該知道他是一個詩形式的先知者。」

從一本詩集中讀到一個詩人內心深處的聲音；《梅新詩選》值得花時間去發掘。

許俊雅《日據時期台灣小說選讀》

◎李瑞騰



日據時期台灣小說選讀／萬卷樓／十一月

一九八六年，許俊雅以《台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》在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獲碩士學位，六年之後，她以《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》在同一個研究所獲博士學位。任教台灣師大國文系之餘，她勤於著述，數年之間，除參與《台中縣文學發展史》的撰寫，已出版的台灣文學論著就有《台灣文學散論》（一九九四）、《讀你千遍也不厭倦——坐看台灣小說》

(一九九七)、《台灣文學論——從現代到當代》(一九九七)，而且編成《楊守愚詩集》、《翁鬧作品選集》、《楊守愚日記》、《楊守愚作品選集(補遺)》等。毫無疑問，她的台灣文學專業形象已然形成。

《日據時期台灣小說選讀》(以下簡稱「許編」)的編著，顯然是對應著日愈蓬勃發展的台灣文學之教研。從研究角度來看，許俊雅本人長期致力於此，而且全台相關的整理與研究已有相當程度的積累，對於日據時代的小說作家及作品，學界日有共識，提供了很好的編選基礎；從教學的角度來看，許俊雅自己在〈序〉中曾提及「台灣文學之教材仍不多見」，而實際上各大專院校連通識教育都在開台灣文學的課了，表示「市場」的需求已經存在，適時提供專業性的教材以供擇用，實有其迫切性。

但「不多見」並不是沒有，以日據時代的台灣小說來說，前衛出版社在一九九二年便曾出版施淑編的《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》(以下簡稱「施選」)，編的已經不錯了，當教材用也挺實在的，許俊雅顯然是認為「前修未密」，但「後出」就能夠「轉精」嗎？

就入選作品來說，施選十六篇，許編十五篇；作家與作品完全一樣的有九篇(賴和〈一桿稱子〉、陳虛谷〈榮歸〉、楊遠〈送報伙〉、呂赫若〈牛車〉、王詩琅〈沒落〉、朱點人〈秋信〉、龍瑛宗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、張文環〈鬪雞〉、王昶雄〈奔流〉，編次略有出入)；作家一樣，作品不同的有四篇(蔡秋桐作品，施選〈新興的悲哀〉，許編〈奪錦標〉；楊守愚作品，施選〈決裂〉，許編〈瑞生〉；巫永福作品，施選〈慾〉，許編〈首與體〉；翁鬧作品，施選〈天亮前的戀愛故事〉，許編〈殘雲〉)；施選而許未編者三篇(無知〈神秘的自制島〉、孤峰〈流氓〉、楊千鶴〈花開時節〉)；許編而施未選者二篇(鷗〈可怕的沉默〉、吳濁流〈先生媽〉)。

從「選集」的立場來說，不同的選擇的背後，當有編選者的考量，於此暫不討論，但施選擺明了是「選」，而許編則清楚地說是「選讀」，因此二書的編例就有所不同了，首先施選前有很短的〈編選說明〉，而許編除〈序〉外，更有長文〈導讀〉，主要是小說歷史的掃描；施選在書後有〈台灣文學史大事紀〉，許編則附錄賞析二篇(翁鬧小說作品六篇、張文環〈重荷〉)；至於每篇小說，施選在每篇之後有作者生平及創作概況簡介，而許編在本文前有「作者登場」，後有「集評」。

簡單的說，施選加工的部分簡明扼要，而許編則資料豐富，評析詳實。前者當選集閱讀，很好，也可當教材，教者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；後者可用來自修，當教材用時，可多利用「集評」，比較不同的解讀，學子肯定獲益良多。

許俊雅的這本「選讀」，相當程度反映了日據時代台灣小說研究的近況。〈導讀〉中附有〈日據時代台灣小說及相關評論閱讀書目舉隅〉，頗具參考價值。